

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（三）

胡信田

兼述我的哲學體驗

二、苦學

天資越高，苦學越深，成就越大。

象山曾說：

「玉在山輝，珠存川媚。」

真的，只要玉在，山亦生輝；只要珠存，水也溫柔。

象山，他把人世的利害、是非看透了。己不成材，沒有真愛。他要立志用「苦學」來把自己琢磨成一塊有用之材——像山中之玉，水中之珠。人到了這個地步，如富處深山，遠親自來；否則，貧居鬧市，人誰肯問？

象山治學的方子，概括有三：注意是非，辨別異同；苦下功夫，不求人知；道在天下，不可加損。

1、注意是非、辨別異同

真理——大道——好比一塊美玉，它須要識者認出它來，然後剖去包石，玉的真實目標才能現出來。

是非是好壞的問題，異同是歸類的問題。路歸路、橋歸橋，是的還它是，非的還它非；有了這些區別、定義，宇宙才有歸屬，人類才分彼此。就憑這些差別，而產生愛好，於是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，淋淋淪淪，各就其位，各守其分，過它那規律、自然、安適的消長生活，不受人類的支配，但受同類運轉的影響，於是本身受到某種程度上的副射作用，間接直接左右人類生活的安

危。以此，人類憑智慧，有向它們注意的可能，辨別的必要。

看錯，就會用錯，人類的苦樂，就在這「錯」與「不錯」上未揭先曉。妙算九堂，決勝千里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其間差別，不可億計。

自孔孟至伊洛，道學興起，乃漢唐所無，千四百年無真儒，信也！象山言道心、人心，有一種劃時代的說法：

「天理人欲之言，亦自不是至論。」

若天是理，人是欲，則是天人不同矣！此其原蓋出於老氏。樂記曰：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之，而後好惡形焉。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天理人欲之言，蓋出於此樂記之言，亦根於老氏。且如專言靜，是天性，則動，獨不是天性耶。書云：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，道心爲天理，此說非是。

心，一也。人安有二心？自人而言，則曰惟危；自道而言，則曰惟微。罔念作狂，克念作聖，非危乎？無聲無臭，無形無體，非微乎？因言莊子云：眇乎小哉！以屬諸人警乎大哉！獨遊於天。又曰：天道之與人道，也相遠矣！是分明裂天人而爲二也。」（註九）

象山用什麼方法表達其看法？爲什麼他要如此強調？

根據他的習儀，是用明實理、做實事的心證要求，採用的注意是非、辨別異同之道。不過他這是一種手續，以之尋找天地的根源，接觸那宇宙的生機，使大化圓滿——不得增減。人，有私

欲；物，有影响，影响是障形的，私欲是迷心的。故內障克欲，外障去形，方足以見到物的本體，心的本性。

象山前說，大致尚可採信，不過在引用莊生之言，斷章取義的肯定莊氏爲相對的，附會己意，有欠公允。莊子在齊物論中的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」的全牛說法，他不會沒有見過。

今之世，大而戰爭，小而治安，呈現一種死亡，驚恐狀態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感。在宋、在唐、戰國之世，何獨不然？以今視昔，猶如未來視今，人類問題，大都這樣循環不已，不過大小不同、變化不一而已！

這些過程和結局，充滿了邪、正、純、雜；其力量表現了強弱之差，這是不待智者指出而信的。

象山對這一問題，有一種清秀的解釋：

「邪、正、純、雜，係念慮清濁，強、弱，係血氣。」

（見卷二十二，雜說）

對這一問題，今人特別注意，由結果推到本源；由表現找出毛病，共產國家，曰「勞動改造」，資本國家，曰「精神醫療」。精神醫療，由醫療者對被醫療者，施以同情的生活方式，由觀察、認識、判斷，追蹤到發現其病源；勞動改造，由醫療者（官員）對被醫療者，給以（所犯之錯——不問出身）應得之工作（以勞役爲主），中間強迫其坦白、承認、改過，當李宗仁靠攏飛抵北平，周恩來偕清朝遜帝傳儀迎接，周對李說：「傳儀新生了」。含意明顯，不除舊沒有新生，雖然周不會叫李去挑担字、坦白。但，實質並不例外。其滑稽、可笑，歎爲觀止。

所謂邪、正、純、雜，到強、弱，這是立場問題與實質問題，我所謂的邪，譬如吸鴉片，但是吸者罵我頑固、不識時務；我所謂的正，譬如自己有自由，也尊重他人自由。可是共產主義，硬是把人民集中生活、工作而沒有個人自由。似此等問題，誰正、誰邪？誰是、誰非？唯一解決的辦法，那就是放下問題，看看人性的基本趨向或尋求歷史法則——確定正義觀念，邪、正、純、雜不難而見。譬如林肯解放黑奴，心正而純出于善意，可是竟

有人反對，林肯終遭謀算，死于不幸。不管讀不讀過美國歷史，識不識字，黑人爲奴，是不爭之事實，林肯爲解放黑奴，是何人反對？須向奴役黑奴的人們是誰去推想，答案不難得知。林肯爲正、爲純，殺林肯的與奴役黑人的爲邪、爲雜，是極明顯的道理。

不過，象山此地說的邪、正、純、雜及強、弱，前者是指的精神（修、齊、治、平），後者是指的物質（軀體）。一個人的學問、修養再好，也須要配合行動，而行動以閱歷久、年紀長，才不致發生血氣之勇的流弊。綜言，念慮之生，猶如神魔，修養好、念慮清，則精神平衡，是神；修養不好，念慮濁，則神魂顛倒，是魔。魔則利己、傷人；神則克己、厚人，同謂之人，以其念慮清濁之不同，而有言行邪、正、純、雜之各異。實皆導源于「苦學」之不力，苦學之不力，萌芽于是非之混淆，異同之不能辨。

心明理得，不但是象山如此主張，即著心理建設的近代革命家孫中山氏，他亦力主心爲萬事本源之說。這一點，該是中國文化的一貫精神、獨有特質。故先生曰「人心至靈，此理至明，人皆有是心，心皆有是理」。欲達到此一境界，必以苦學爲之階梯。否則，則變成口說，不能見諸實行。這使我想一則可笑的傳奇故事：

「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，士子高談闊論，僧畏懾卷足而寢。僧聽其語有破綻，乃曰「請問相公：澹臺滅明是一箇人？兩箇人？」士子曰「是兩箇人。」僧曰「這等堯舜是一箇人？兩箇人？」士子曰「自然是一箇人。」僧人乃笑曰「這等說起來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」。（註十）

經信田考證：①、澹臺在今江蘇省，吳縣東南之湖名——卽史稱之澹臺湖。②、該湖之由來，澹臺係複姓，孔子有一弟子姓澹臺、名滅明、字子羽，該湖原爲子羽之故居，後因地形變移下陷而爲湖，世人爲紀念子羽，湖傍築有子羽墓。③、論語曰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」。此語出孔子口中，可見子羽學不勝其貌，貌不勝其行。

一個人說錯了話，證明神思雜亂，觀察失實。毫釐千里，未行可知。是以吾人要救中國，先救自己；要救自己，先明道理。國家者，多數份子之集合體，一個份子不健康，其他份子受影響，團體的腐敗，社會的累贅，只能保持現狀，而不能革新圖強。是以是非問題，不能不講，異同智識，不可不學。知道異同、明白是非，是心理建設之急務，個體夠水準，是促成全體作新時代的超國民的初步。健康、智識有進步，是創造、發明的保障，富冠一方，甲於世界，指日可期。古云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要樂、要好、要伸，故先要知得「苦中苦」，才能識得「樂中樂」；先要知得「壞中壞」，才能識得「好中好」；先要知得「屈中屈」，才能識得「伸中伸」。信田觀天下事，先貧而富者有之，先富而貧者有之；後貧後富者無之（當世），後富後貧者無之（指一人）。事在人爲，人爲開始，事爲結果，此張合之道，消長之勢，言之難，知之難，行之更難。分釋於左：

先貧後富：俗云年輕貧，不算貧，老來貧，才算貧。年輕血氣方剛，念慮不定，讀書少，閱歷淺，容易意氣用事。不知「注意是非，辨別異同」。一一須磨煉至爐火純青之境，有了自決自治的精神，專業專心的去幹，水至渠成而爲專家。這叫做失敗爲成功之母。

先富後貧：多數接受祖蔭，或自己的裙帶關係、利害問題或賴小伙漂亮加上喜人的乞憐動作，人以爲年輕可造，如是給一重任。主鐸操權，氣傲萬丈。一旦逆境來臨，有如秋風掃落葉，一蹶不振，這叫做成功爲失敗之母。

後貧後富：此種人先富，人生來都是赤條條的，世上凡生來衣食無缺，是常情。長大不學無術，揮霍無度，不知痛癢的辛酸！壯年已過，已失去衝鋒陷陣的機會，坐吃山空，既不知節流，復何能開源？盛年已過，徒呼奈何？

後富後貧：此是由困苦艱難中得來的果實，自當別加愛惜！

一米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，加上中年後飽嚙世故的體驗，念慮穩定，無血氣之勇，一片正、純之感，縱有小挫，愈促其提高警覺，故駕輕就熟，一路風順的到達人生的終站，至于「後貧」，已是個空名詞而已！

2、苦下功夫，不求人知

有猶未盡者，一生富貴者，不在本人論列之內。就是一生貧窮者，本人亦不多論。前者不是傀儡（男），就是玩物（女）；後者不是白癡，就是心理殘廢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也要了解自己的志趣，然後用適當的方法配合當下的環境，苦下心斷，有志竟成。

象山曾言：

「天下有不易之理，是理有不窮之變；誠得其理，則變之不窮者，皆理之不易者也。理之所在，固不外乎人也；而人之生，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？」（見卷三十二，拾遺——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）

天下既有不易之理，就有可行之事，垂諸久遠，使人信而不移。凡是有目的、作用、可證的謂之真理。真理譬如水焉！長江，發源于青海省西南之巴顏喀喇山，番名木魯烏蘇，流入西康省的叫布壘楚河，流至巴安的叫巴楚河，流至雲南省的叫金沙江；又叫麗江，古之麗水即指此水，千字文曰金生麗水，即此水也。再流雲南四川等省，其名雖殊，其實則一。但是，要探求真理——長江——的全貌，本身的經過、始末，一一都要弄明白、說清楚。不可把布壘楚河說成金沙江，因爲前者在西康，後者在雲南。否則，同人質疑論難說錯了，被出家人指謂「這等說起來，且待小僧伸伸脚」就成笑柄了。爲什麼長江有這麼多的名字，這麼多的演變呢？概長江所經之地不一，所遭之變不同故也。若不變，它就不能適應，若不經，它就無法通過。真理雖然不易，真理並非不變。它是以變爲用，以不易爲體。體，不易而可信；用，雖變而可學。此所謂道之爲大，本甚平坦，不須遠求，反身即

是。

李翱言：

「如山有恒華嵩衡焉！其同者高也，其草木之榮，不必均也；如瀆有淮濟河工焉。其同者出源到海也，其曲直淺深色黃白，不必均也；如百品之雜焉，其同者飽於腸也，其味鹹酸苦辛，不必均也。」（註十一）

凡是真理的東西，都要變，不變就不能適應而陳舊、沒有個性與創造力。有一項東西是不變的，那就是生生不已的向新、向善、持久的力量——它就是本體、道、宇宙的眞宰。

凡是，苦下功夫，不求人知，是一種慎獨之功、盡其在我、不愧屋漏的自覺、自樂、自發精神。天地得之而生，人得之而明，物得之而貴。人不能得之，「欲」害之也。欲能污性，行能害理。以是，人，成之者少，而敗之者多。於是人有差等，物分彼此，獨天地混然，永保本眞，原始要終，自強不息，人效之則日新，物恃之而月異。

由于人稟賦的不齊，造就的不一；物，僅得一點傳統與後天習慣性的努力。故消長之勢、盈虛之機亦各異。同謂之勢，同謂之機，同爲之變，而「變」有差等——高低、好壞。這是元質的所限，不得增減，如「鷹化爲鳩，鳩化爲鷹，此以天時變者也；鷓渡汶則死，橘過淮爲枳，此以地氣變者也；田鼠之爲鴛，腐草之爲螢，刺蝟（指土裏的一種如指頭長爬蟲，以拳頭大的土彈圍着已體，非指四條腿的動物刺蝟也，信田案）之爲蝶，變蠢冥而爲文物，此善變者也；雉入大水爲蜃，雀入大水爲蛤。燕與蟹入山溪而爲石，變飛動而爲潛植，此不善變者也。」（見註十，二〇頁）。人生苦苦追求學問，都是受了某種原理的引誘。而使生活、習慣、智慧在自覺與不覺之中求差、求一，一則見其同，差則知其異。今之異同與昨之異同所產生的關係，環境便有了興廢的意見。一興一廢，便有了取予之道，人類關係、天人之際、物我之判，不隔毫毛。把握而創造之，便有自立、自足、自強的體驗。

象山曰：

「竊謂學者於此，當辯其志，人之所喻，由其所習，所習由其所志。志乎義，則所習者必在於義，所習在義，斯喻於義矣；志乎利，則所習者必在於利，所習在利，斯喻於利矣！故學者之志，不可不辯也。」

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，則終日從事者，雖曰聖賢之書，而要其志之所鄉，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！」（見卷之二十三，講義——白鹿洞書院講義）

俗云行行出狀元。可見事事都要立志，可是，志有高、低，人分貴、賤。譬如一個公益事業的人，同一個私娼館老闆相逢，言行決不一致，這時傍人所注目的是道德、學問與夫眞正爲他人造幸福的「公益事業者」，而卑視、疏遠、逃避下流、無恥、自私的「私娼館老闆」。這一高、低（職業）貴、賤（人格），絕不能以關係、財富、環境與時代有所改變這一看法的。就是再民主的美國，他們的內政部長，或加拿大的花花公子總理杜魯道，拜訪「公益事業者」是常事；可是，尙未聞他們接見過「私娼館老闆」呢？

習氣，如油漬麵，雖君子難免，故立志爲聖則聖，爲賢則賢，縱不做土牆館老闆，而撇開公益，專以己利爲是，口唸「南無釋迦牟尼佛」，而與「慈悲」相去何遠矣！洪秀全口口聲聲替天行道，他却到處殺人，爲中國近代史之最凶劊子手。眞是標準的小人，徹底的壞蛋。

象山在爲聖人的路上，的確下了番相當苦的功夫。最叫人可感的是入山苦學，最叫人可佩的是不求人知。

在入山之前，他寫下了四句條語，作爲向學の後盾，這四句條語。時髦言之，有點像四不主義：

不求名聲，——（忍、屈；）

不較勝負，——（智、慧；）

不恃才智，——（實、拙；）

不矜功能，——（德、量。信田贅語）

一切決定停當。就這樣入了荒山野廟，從事修學論道。他在與傅子淵的信說：

（下轉第14頁）

阿彌陀佛；後者求取穢土度生，就是觀音菩薩。他當時要發願取穢土，攝化衆生，凡是爲他的天眼所照見，天耳所遙聞的苦難衆生，他都設法救濟。因此，他現在成了極樂世界的菩薩，還影現在我們這個娑婆的穢土，尋聲救苦，到處現身，有求必應。法華經普門品中說：「觀世音菩薩，云何名觀音？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名號，一心稱念，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」，就是這道理。

觀音大士發願在穢土中不辭勤勞來度生，已表現了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；但這大士不但具大慈悲，亦具大智慧，因爲他的大慈悲，便是根據大智慧而來的，設有大智慧便難以實現大慈悲。他自己在楞嚴中叙說他修行成功的歷程，是先從佛聽聞佛法，由聽聞佛法而思惟佛法，而修行佛法，由於修行的結果，息妄還真，引生內在的禪定，再由禪定而開發內在的智慧，破除了種種知境上的思想上及障礙，于是天眼照見三世的國土，天耳聽聞十方的聲音，都是從自己的心性中流露出來，並非是心外之物。悟到這種境界，已是智境不二，心物一如，離言離相，絕對絕待，於是就發生不期然而然的大機大用，所謂十四無畏，三十二應，都自然活龍活虎地活用出來了。

現在的世界，科學發達，交通便利，人類日用生活的供應品樣樣都有，衣食住行都很舒適，而所缺少的就是如觀音大士的大智慧和慈悲；沒有大智慧，不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是實相無相，真空不空，所以是邪正難分，是非莫辨，胡胡塗塗的生活，渾渾噩噩的死；缺少大慈悲，我見深重，就迷戀人生的事物，你爭我奪，鬥火熾盛，爭持不下，就使這個世界到處瀰漫着火藥氣，人類常在水深火熱中過生活。因此，我們感到挽救之道，莫善于觀音法門的法門——智慧與慈悲；尤其在觀音古廟重光一週年紀念的今日，我們更要宣揚觀音菩薩的慈悲法門，學習觀音菩薩的救世精神，加強工作，導人向善，才不失真正紀念與慶祝的意義。

(上接第40頁)

「比來居山，良有日新之證，惜不得與子淵共之。以朋友講習而說，有朋自遠方來而樂，不可以泛觀。料想而解當有事實，吾人不幸生於後世。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。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，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！」

今能至此，其被聖人之澤，豈不厚而爲幸，豈不大哉！何時一來快此傾倒。」(註十二)

荒山野廟的滋味，不臨其境者不易品嚐。沒有獨到見解的人，沒有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氣魄，誰願意離開骨肉親人？習慣風俗？日與木石爲伍，鳥獸爲隣？山風呼號、瘴氣逼人，過着遺世而獨立的生活。還得研究學術、修身養性，其痛苦悲慘！能與誰語？有時雲海四合，雨雪傾至，半月十日不見人煙，不聞鳥鳴，更不聞山脚下一聲狗吠、雞啼！但聞松濤奔騰，山浪吸谷聲。如此歲月，寒天飲冷水黑夜渡斷橋！誰能在八百年前的江西荒山中，想像得象山上的生活、環境、情況，如九淵那樣的尊自己、愛天地、敬別人的涵養與功夫呢？而將胸懷造出宇宙來，荒山造出樂園來？他把一切看淡、看遠，置生死于度外，皇天不負苦心人。忍辱、受屈，不求人知；以高度的智慧，透視諸煩惱，孤山高臥，苦讀自琢，不與人計較勝負；凡百踏實、用拙，不靠聰明、才智；度德、量力。不亢不卑。就這樣，他把枯樹培養出嫩芽，把舊文化培養出新機。樹，種成行；珠，積成串；環，結成雙，時日歷久縱有湮沒的可能，由于新陳代謝而使湮沒變爲久彰。智識之可貴，學人之可尊，正如黃金，其質不變；正如太陽，其光無二。這些可貴、可尊、不變、無二的道理。是普天一致，亙古如斯！先生在致趙然道書云「必求外鑠。則是自湮，其源自伐！」其自知、自信、自行之獨特精神，不以流俗論，可同天地共其始終。

註十：見明·張岱著「椰嬛文集」二四頁，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初版，淡江書局出版，台灣省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七號。

註十一：見「經史百家雜鈔」下冊一一〇八頁，李翱答王載言書。餘如註六。

註十二：如註九，卷之十四，書——與傅子淵。